

偶到阳台,发现有一藤绿色伸展在眼前,触手可及,仔细看,终于认出,是一藤丝瓜。这时微风吹来,一团团叶子摇曳着,像是用绿色的手掌在和我打招呼。

真奇怪,我在三楼,丝瓜怎么爬到这里来了呢?

顺着丝瓜藤望下去,丝瓜是从一楼的小院子里攀着一根电缆线上来的。一楼的院子里,不知什么时候种了菜,茄子、辣椒、黄瓜,还有几样我认不出来,一地的苍翠。楼下的这户人家,是春天搬来的,两口子看样子是从农村来的,穿着很朴素,儿子似乎是在附近读高中,经常骑着自行车进进出出。

这房子的上一家住户,是带着怨气离开的。那时候,小院子是空的,没种菜,楼上不知谁家,经常往下扔塑料瓶,有时会砸着这家人。于是,那一家的女主人经常会仰着头朝楼上喊,但没人应声。气急了,有时她也会骂几声。但过两天,还是有东西往下扔。大概是实在忍受不了这从天而降的“意外”,那户人家在春天搬走了。随后,这户人家搬来了。

自从发现这一藤丝瓜后,下班回家,我经常到窗边站一站,看看丝瓜。从这藤丝瓜上,我感受到了久违的田园气息,想到了乡下老家的小院。有时妻子和儿子也来看,赞叹丝瓜顽强的生命力,居然爬上三楼,到我们家做客来了。

丝瓜还在努力往上生长,过了几天,我听到了楼上人家在阳台上的惊呼声,是一个女孩的声音:爸爸妈妈,快来看啊。接着听到两个大人的声音,在惊奇地讨论到底是什么植物,最后确定是丝瓜。

真是奇迹,丝瓜居然爬到四楼去了。

后来的很多个黄昏,楼上楼下总会有人在阳台上探出头来,看丝瓜,说丝瓜。你一言我一语的,很热闹。平日里,大家在楼道里见了也只是点点头微笑一下而已。像这样的交谈,还真是少有。种下这株丝瓜的一楼住户,在楼下打理菜园,时不时抬头,扯着嗓子和楼上的邻居说几句话。

似乎没有人再往下扔塑料瓶或其他杂物了,因为我从没听到一楼住户朝着楼上恼怒地叫喊。我在楼下见到这户人家的男女主人时,两人总是笑眯眯的。

后来有一天,这家的女主人敲开我家的门,送来了几个辣椒、几根黄瓜,说是菜园里自己种的,没打药,没上化肥,纯天然的,楼上楼下都送了一些,大家尝尝鲜。还说,过两天结了丝瓜,在谁家窗台跟前结的,谁家摘了吃就是了。

再到窗台前看丝瓜时,心里暖暖的。这一藤丝瓜串起来的,是久违了的浓浓的邻里情啊。

## 一藤丝瓜一藤情

【邻里之间】

曹春雷

【家有小女】

## 女儿给我画封信

朱凌

下班经过收发室时,收发室的工作人员递给我一封信,一看信,我笑了,这是女儿写给我的信。打开信,我不由得皱了皱眉头,与其说是一封信,倒不如说是一幅画。女儿在纸上,画了两个娃娃。

细看一个大娃娃,一个小娃娃,两个娃娃牵着手。大娃娃眼睛上还长着长长的睫毛,这下可把我逗乐了,敢情这小丫头画的就是我啊,因为每天早上上班前,我都会稍微地化一下妆,刷睫毛则是常有的事。

那个小娃娃不用说,就是女儿了。女儿还在两人的身体上,分别画了爱心,最后她用拼音和汉字写下了一段话。她说希望妈妈和她永远在一起,还希望妈妈工作不要太辛苦了。拿着信,我的心是暖的,幸福感也在那一刻变得越来越强烈。

不得不承认,身为母亲的我,孩子一句暖心的话,都会让我高兴几天。还记得女儿刚会画画时,她画的也是我,后来她画她自己,接着还画我们一家三口,她希望我们一家人能够永远在一起。

女儿画的这幅画,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一位好友,他也曾对我说过一件关于画信的事情。他说他的母亲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妇人,为了能与远隔千里求学的他互通消息,母亲便将要说的话画在纸上,而这样的信,也只有他能够读懂。

说到这里,我看到他的眼角泛着泪花,那是一封封关于爱的信件,每一封信里面都有母亲的牵挂和惦念。如今他已将母亲接到了身边,那一封封用笔画的信件,他都留存着,他说那是爱,他要让这些爱久久地温暖着他。

此时再看看我手上的这封信,它又何尝不是一分爱呢?那是女儿对我的爱,这样的一分爱,我也要将它留存下来,让它久久地温暖着我。回到家后,我将信拿了出来,告诉女儿,收到这封信我很开心。女儿笑着对我说:“妈妈,那我打算今后每隔一段时间就给你写封信,让你永远开心。”

画信,这样的信,无论是母亲写给孩子,还是孩子送给母亲的,都含着一分爱在其中,而正是因为拥有了这样的爱,这个尘世间才是如此的温暖。

【婆媳之间】

## 婆婆和我过七夕

王子华

七夕恰逢我过生日,可是老公出门的时候竟然提都不提一句,很明显是忘了,气得我在家里大发脾气,可又觉得不划算,我这么生气他也不知道啊。正不知道该怎么发泄,竟有人敲门,一打开,是婆婆。

“你还真在家啊?”婆婆虽然这样说,但明显并不意外,然后拿出手机来问我,“我团了个餐,陪我去吃饭不?”婆婆这架势顿时让我愣了,这是什么情况啊?七夕节,婆婆来请儿媳吃饭?婆婆像是知道我的疑虑,说她生的儿子自己知道,跟公公一样粗枝大叶,是个负责任的好男人,但是别指望着他懂得什么体贴和浪漫,所以不如咱们婆媳俩自己乐和一下。婆婆的话让我颇为无语,但有些事情也是强求不来的,既然如此,还真如婆婆所说,至少有人陪着吃顿饭。

不得不说,婆婆的口味和我的还差不多,而且更没想到的是,我们对于许多事物竟然都有相同的看法。我和老公结婚后就单独住,每次去看公公婆婆也只是表面上问问身体好不好,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,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入沟通过。比方说,我一直认为女人不能将所有的家务都揽在自己身上,婆婆竟也支持我的想法,还伸着大拇指说:“你说得没错,女人家务做多了就容易抱怨,男人不理解不说,还说老婆脾气不好,太冤了!”我听着简直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,这样的婆婆哪儿找去,比亲妈更有共同话题啊。

吃完了饭,我和婆婆又逛了会儿街,在婆婆指点下买的衣服深合我意,不像老公,每次逛街哪怕买条抹布他都会说:“好看好看!”其实再看他,目光游离,不知道在想什么呢。

直到夜幕降临,我和婆婆才恋恋不舍地分手回家。推开家门,老公见我笑逐颜开,松了一口气,拉下我手里的购物袋说:“老婆你没生气吧?我今天实在是太忙了……”我想起婆婆的那句话:我们先让自己开心,其他外面的欢喜都是鲜花着锦,而我们得先要心中有锦,才是美好的自己。所以,我不再在意七夕是不是有人陪,更不会因此而失望。



插图/巴巴熊

周末,带着儿子去朋友家串门。鸟儿一旦出了笼子,一时半会儿是唤不回回来的。眼看着太阳快要落山,我拉着他从朋友家告辞。但儿子玩兴不减,听说那单元的一楼就是幼儿园伙伴的家,非要拉着我再回去同伴家玩。

“只能玩一小会儿,不能耽误妈妈回家做饭,听到了吗?”当妈妈的最终做了让步。

“嗯”,他郑重地点点头。

敲敲门,房门应声而开。首先看到的是女主人的脸,有一丝惊讶,旋即转为热情。但是,细心的我似乎预感到了那一丝惊讶里藏着什么。等被让进屋里,蓦然发现客厅一角已经聚集了好几个小家伙,茶几上堆积着新买的玩具熊、芭比娃娃,还有装在袋子里的精致发卡,最惹人注目的是一盒包装精美的蛋糕——本来就感到冒昧拜访的我尴尬地发现,自己和儿子误打误撞地闯进了一个生日“趴体”。两个孩子虽然是幼儿园同班,但是两家大人却没有太多来往。所以,我们没有像其他几个小朋友一样处于被邀请的行列;而且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也没有事先准备礼物。

儿子迅速地和伙伴们打成一片,几个小脑袋聚集到一块儿玩拼插玩具去了,我却在被主人热情地让座之后,斜着身子,脑子飞速转动,一心想找个万全之策应对这突如其来的尴尬局面。

“我们娘俩去楼上串门,寒寒非要过来找月月玩(小寿星的名字)……”

女主人热情回应:“正好正好,月月就喜欢人多热闹!”

趁着女主人去里屋收拾的空当,我拉了拉

儿子的衣袖,低声说:“咱们来得匆忙,也没有准备什么礼物。其他小朋友都准备了……这多不好。”儿子忙着跟伙伴摆弄玩具,听完我的话,“嗯”了一声点点头,表示明白了我的意思。当妈妈的还是不放心,又提示道:“要不,你们玩着,我出门去买一个礼物送来?”

“切蛋糕喽!”女主人端着托盘从里屋走出来,看来买礼物是来不及了。

几个小家伙围坐一处,点燃蜡烛,许愿,吹熄蜡烛,其他人把礼物送上,同时送上祝福语。小寿星礼貌地表达着感谢。在一片融洽和美之中,我感觉坐在那里走也不是,留也不是。儿子却和没事人一样。轮到他说祝福语了,他站起来,说:“我唱一首歌送给月月。”

“雪花飞呀雪花飞,这片紧把那片追呀呀得喂……”嗓音洪亮,带着儿童特有的稚嫩,一点也不见慌乱。歌曲唱完,迎来一阵噼里啪啦的掌声。等待掌声结束,他特意用手托腮,眯起眼睛,冲着小寿星一龇牙:“喏,这是我的礼物——一个笑脸。愿你天天开心哦!”这个新奇的“礼物”惹来一阵笑声。在笑声里,我察觉两个妈妈似乎同时松了一口气。

客厅的灯重新亮起来,灯光映照出孩子们的脸庞,吃着蛋糕,他们一脸甜蜜,黑黑的瞳仁散发出明朗的光泽。当妈妈的我忽然心生感慨:成人的世界里,那么多需要看人脸色的日子。尤其是过生日,送礼物,常常要精挑细选;要看人的身份、职位,掂量价值,斟酌利害。轻了,重了,都不妥。要拿捏尺度,每一次挑选都要费些脑筋,甚至因为礼物惹来不快。但在孩子的世界里,生日礼物嘛,快乐就好——多简单的事!

## 送个笑脸当礼物

【童真世界】

刘丽丽